

番外：花好月圆

一

有身孕的第四个月，我感染了风寒。

彼时外面正飘着雪，我床边烤着火盆，被窝里还放着汤捂子。

秦暮小心地将被角给我掖好，随后起身坐在了床上。

被子里太热了，我浑身起了汗，便将被子一把掀开，在身后抱着他。

「我想出去看雪……」

话没说完，就开始了咳嗽。

这次我咳嗽得尤其厉害，身子跟着颤悠，脑仁咳得直疼。

秦暮叹了一口气，扶着我的后脑勺让我躺在床上：「就这个身子，还想出去看雪？也不怕再着了凉？」

我不服气：「可……」

秦暮故作嗔怒地看了我一眼：「可什么？」

「可再不看冬天就要过去了！」

秦暮将被角又往上掖了掖：「那还有下个冬天。」

「可那又要等好久！」

秦暮好像觉得被子还没把我盖严实，于是又将被角掖到了我的下巴处：「那也要等。」

「可……」

这次他直接用被子盖住了我的嘴巴，我现在露在外面的只剩下一只鼻子和两只滴溜溜转的眼睛。

他用手指点了点我的额头：「不许你再说可。」

这一点不要紧，我又开始想咳嗽了。

于是我又缩成了一团，在被子里咳得昏天黑地。

秦暮看着我，直到我咳完。

「我都快要咳死了。」我抱怨。

秦暮隔着被子将我抱住了，他一脸紧张地扶了扶我的后背：

「别咳了。」

「再这样咳下去，你没死，我倒是要死了。」

二

那日我们去庙里祈福，为显虔诚，没带多余的人手。

为保万无一失，秦暮在路上设下了暗卫，护我们周全。

但他还是受伤了。

本该光洁的胸膛处，现在有一块巨大的，凹凸不平的疤痕。

夜里，我将下巴放在他胸膛上，摸着 he 身上的疤，越看越觉得心疼。

于是便问了句：「疼么？」

夜色朦胧，秦暮的轮廓也显得有些模糊，他的眸子幽暗，像是一眼望不到底的池水。

「疼啊。」他翻了身将我拥住：「不过要是你亲我，就不疼了。」

我一时间愣住。

我突然发现，我与秦暮在一起许久了，我从来没有主动亲吻过他。

我可以在他面前一丝不挂，可以投怀送抱，却从来没有主动凑上前去，亲过他。

为什么呢？

我也想不明白。

秦暮见我有了迟疑，皱了皱眉头：「你不愿意？」

我抬了眸子看他。

我才发现，虽然秦暮已经将从前的事与我说清楚了，但我们之间，好像还是有着若有似无的隔阂。

一直都存在的隔阂。

我没说不愿意，却也没说愿意，只是一时语塞。

秦暮看了看我，竟也没说话。

而是将身子转了过去。

半晌，从那头幽幽传过来一句：「睡吧。」

我看了看他的宽阔的后背，终究还是没说话。

第二天。

秦暮要出门。

他走时与往常无异，揉了揉我的额前的碎发，笑着让我等他回来。

我看着他俊朗的脸，一双眼好似浮着水光，里面晃着我的身影。

我看着他，微微点了点头。

他转身离去。

彼时院子里的雪还没化，阳光显现出一种淡淡的黄，我裹在被子里，怀里抱着汤婆子。

嗓子有点痒，还是想咳嗽。

一张口，就有一团白气窜了出来。

秦暮穿着一件黑色的大氅，背影和我初见他时一样，高大，劲瘦。

他一直都是这样，就像画里走出来的人儿。

他推开门走了出去，然后将门掩好。

我想起昨天晚上，突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，像是有遗憾。

我摸了摸肚子，肚子上传来了暖意，我突然就做了决定。

我跑下床去，没有穿鞋，就直接将门推开了。

寒风呼的一下吹进屋来。

我赤着脚踩在雪地上，一步步向秦暮跑去。

他似是惊了，回头诧异地望着我，呵斥着要我快回去。

我扑在他怀里，冲他摇了摇头。

他用身上的大氅将我整个人揽住，一股暖意夹着他的气息向我涌来。

他皱着眉头：「做什么？鞋子也不穿，衣服也不披，这么任性？」

我一口寒气吐在他脸上，手臂拥住了他的腰。

「有个小物件儿送你。」

他皱了眉头：「回来再送，现在先回屋去。」

我摇了摇头：「我偏要现在送。」

话音刚落，我便赤脚踩在了他的鞋上，吻住了他的嘴。

我看见他近在咫尺的睫毛猛地一颤，然后那双眼睛缓缓闭上了。

我却将眼睛睁大了。

很奇怪，明明雪已经停了，我却仿佛看见漫天的雪花仍在降落，飘飘扬扬，片片坠落。

然后我又看见四周的白雪消融，雪色掩盖下的绿意渐渐显现出来，我看见院子里的花都开了，一只白色的蝴蝶在翩翩起舞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松开了秦暮，呼哧呼哧喘着气。

我才发现，原来春日没有来，院子里仍旧是白雪皑皑。

秦暮勾了勾嘴唇，一把将我整个人揽起。

我不小心惊呼了一声。

他抱着我往房里走。

我拍着他的肩膀：「干嘛？不是要出门么？」

他笑了：「不出门了，今天亲个够。」

三

秦暮不许我吃糖。

我平日里最喜欢吃杨梅糖，但自从我夜里牙疼后，秦暮便不许我再吃了。

不吃就不吃，倒也没少了什么。

但是后来，他居然连蜜饯都限制我吃。

每天只许我吃一块。

并且每天都会检查房中的蜜饯糖果少了多少。

这天晚上他又在数。

雕刻精致的银碟子上面零星放着几块糖果还有蜜饯。

秦暮一看，便皱了眉头。

的确，我今天又多吃了。

我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将头低了下去，不敢看他。

他弯起食指，敲了敲我面前的桌子：「怎么不敢看我？」

我抬了头，指了指他身后：「你看那里！」

秦暮转头去看。

我立马又塞了一颗糖进了嘴。

「看什么？」他疑惑。

我跺了跺脚，又指向别处：「就那里啊！」

秦暮又回了头。

我又塞了一颗糖进嘴。

现在因为嘴里塞了两颗糖，所以整个腮帮子都鼓了起来。

秦暮看了半天什么都没看到，回过头就看到盘子里的糖果又少了两颗，再看看我鼓起的腮帮子。

他就弯起了眉头：「哪家的小贼偷了糖？」

我抿了抿嘴，瞪着眼睛看着他。

他轻轻用手捏了捏我鼓起的腮帮子：「是我家的小贼么？」

他撇了撇嘴：「该如何处置是好啊？」

我两手一摊：「王爷这怪不得我，王府这么大，上上下下这么多口子人，怎么连个小贼都管不住？」

秦暮叹了一口气，摇了摇头：「管不住啊，如何管得住？」

我直起腰：「如何管不住？」

他又捏了捏我的脸：「王府里的王爷都被这个小贼给偷去了，你说还有谁能管得住她？」

我眯缝了眼睛笑起来：「那自然是管不住，管不住。」

窗外月光撒了进来，月圆满。

窗内人圆满。

月在，我在，他在，这便是最好的人间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